

苏兰朵

著

Shengse

声音

人生一盘菜，酸甜苦辣咸，各解其味。
电台一世界，苦乐悲喜忧，各得其所。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1247.57
1300

苏兰朵
● Shengse

声色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苏兰朵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声色 / 苏兰朵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2

ISBN 978-7-5470-0703-7

I. 声… II. 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7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0591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7mm × 230mm

字数: 198 千字

印 张: 12.5

出版时间: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旭

特约编辑: 王亚晶

美术设计: ❶ 大象设计 · 倪志强

ISBN 978-7-5470-0703-7

定 价: 22.8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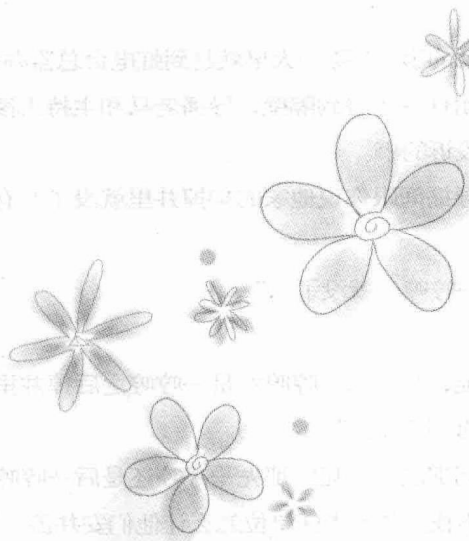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 01 毫无诗意的井盖 / 001
- 02 台庆晚会主持人 / 008
- 03 凌大牌的感情生活 / 014
- 04 令人着迷的大红花 / 029
- 05 酒后之吻 / 037
- 06 “马有才” / 046
- 07 春潮 / 056
- 08 香格里拉的饭局 / 063
- 09 传说中的美色 / 072
- 10 大珠小珠落玉盘 / 080
- 11 辗转而来的偷情消息 / 091
- 12 前妻从海外归来 / 101
- 13 妙妙的私情 / 107
- 14 葬礼 / 116
- 15 毕竟还是夫妻 /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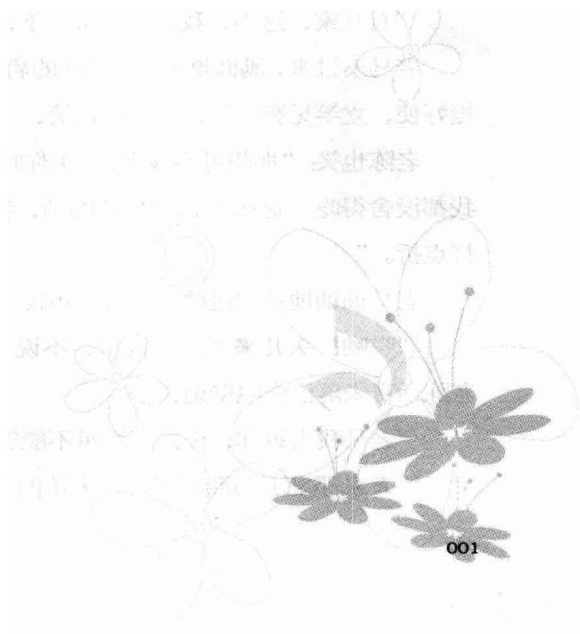
- 16 柳暗花明又一村 / 128
- 17 横滨府包房里的秘密 / 134
- 18 人生新境界 / 142
- 19 锡兵与圈圈，青吧，下午茶 / 149
- 20 一颗永留传 / 158
- 21 笼中鹦鹉与麻雀 / 165
- 22 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 / 172
- 23 都化上浓妆吧 / 179
- 24 城市的夜晚，披挂起霓虹 / 185
- 25 尾声，抑或开始 / 191



01 毫无诗意的井盖

郊原初过雨。见败叶零乱，风定犹舞。

——（宋）袁去华



为了台庆晚会赞助的事，老陈一大早就赶到虹电台总监办公室，闫庆珍却还没来。他耐住性子绕到隔壁，导播老马和主持人凌风正说着刚刚结束的热线投诉的事。

凌风说：“他在导播间跟你说他家的狗掉井里就没了？有没有说听到水声？”

“没有，就说狗一哼哼，就没了。”

“你也没问问？”

“没有。我就问他，是怎么一哼哼？是一哼哼之后掉井里的，还是掉井里之后听到的一哼哼？”

“我说你怎么总问那没用的呢？那先一哼哼还是后一哼哼能说明是口什么井吗？你不找到井的责任单位怎么让他们安井盖？”

老马沉吟了一会，忽然又说：“多亏有这条狗了，要不老头儿非自己掉里不可。”

凌风将手里的笔一摔，把头扭向门口：“章可凡怎么还没来？”却瞥见了老陈：“哎哟，老陈！广告部那边今天不忙？”

老陈微笑地点点头。

凌风又问：“过来找头儿有事啊？”

老陈依然站在门口：“台庆晚会赞助的事，头儿急得火上房。”

“哦，有眉目了？”

“有几家，这不，我过来汇报一下，得一个一个谈。”

老马凑过来，满面堆笑，拍老陈的肩膀：“老弟，上次弄的那药，挺好使，立竿见影。”说完一阵诡笑，“哪天再给哥我弄点？”

老陈也笑：“那药可不贱乎，上次你吃那两盒是人家给我的样品，我都没舍得吃。这么着，你想要的话，我跟他们经理说说，给你多打点折。”

老马讪讪地：“过两天再说，再说。这阵子觉得还行。”

“哎哟！头儿来了。不说了，不说了，我先过去，回见啊。”老陈话音未落已向隔壁遁去。

“老马我告诉你，你这岁数可不能滥吃药。”凌风一脸严肃。

“人家那是国药准字的，在朱笛的节目做了俩月啊，反应不错

呢。我告诉你，就昨天晚上，一个老头儿打电话反馈，六十七了，你猜怎么说？他说，张主任啊，你这药老好使了。吃完了哈，憋得我老难受了。张主任说，这是好事啊，大兄弟你干吗难受呢？你猜这老伙计说什么？”

“说什么？”凌风也来了兴致。

“这老伙计说，哈哈，这老伙计说，光我好使没用啊，我老伴不好使啊！哈哈……”

凌风也跟着笑起来：“不是我说你，你也是老广播了，可别什么都信啊。你看老陈，他在广告部天天和那些卖药的打交道，他怎么什么药都不吃啊？是药三分毒，我告诉你。”说着拉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个手套样式的擦鞋布套在手上，一边擦皮鞋，一边念叨：“章可凡怎么还不来呢？”

正说着，走廊里传来了章可凡讲手机的声音：“我跟你最少三十万，院长是我爸同学，要不你找别人，少三十万我没法张嘴你知道不？人家根本就不差你这儿钱，想考戏剧学院的小姑娘小伙子多着呢……”

凌风和老马像看戏一样注视着章可凡声情并茂地冲进来。

电话一停，老马率先说：“大少爷，这个月又进一辆本田啊？”

凌风继续：“车就不坐了，喝酒就行。也不用去万豪，就楼下羊汤馆就行。”

“别惦记啊，一惦记就黄汤。一个朋友的女儿想考戏剧学院，这就一打听，八字还没一撇呢。”

凌风和老马相视一笑。

章可凡假装没看见，一把抢过凌风手里的擦鞋布：“今儿有啥损活？”

凌风将一只空手顺势一抬，摸了摸明亮可鉴的浓硬黑发：“今儿的活好，丢了一井盖。还得烦劳大少爷到现场看一看。”

“靠！丢了井盖、房子漏雨就我到现场看一看，收拾卫生局工商局就你到现场看一看。”说着，将擦鞋布往凌风敞着的抽屉里一扔。

“要不大少爷来主持，我去做热线记者？”凌风瞅着章可凡，

打趣道。

“你还别吓唬我，想当初章大少我也进过直播间，当过主持人。就常翠珊那两下子，还不如我呢！”章可凡说完，慌忙走到门口向外扫了一圈，“可别让她听见。”然后回头道，“那地方远不？”

老马将导播本递过去：“不近，明达路，妙妙家附近。”

正说着，章可凡的手机又响了，他看了一眼，说道：“说曹操曹操就到。”

接了电话，妙妙问今天的热线是不是他跑。章可凡回说：“咋的？你家亲戚呀？”

妙妙说：“不是，是我们邻居。”

章可凡说：“邻居不管，要是你家亲戚才管。”

妙妙一通恳求，章可凡手机音量大，老陈和凌风都支起耳朵听：“凡哥，那老头儿就住我们家一楼，没儿没女的，老伴儿去年也死了。投诉一完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那条狗就是老爷子的命根子，狗一死，他的魂儿都没了。你帮忙给好好解决一下嘛。”

这时老马凑过来，对章可凡说：“你问问她，那老头儿的狗是啥品种？”

那边已经听见，回道，“吉娃娃。”

“我一猜就是吉娃娃，要是个松狮八成掉不那么顺溜儿——哼哼就没影了。”

章可凡将手机一捂：“起什么哄？还不上去导播去？”

老马抬头看了看门上的石英钟：“哎呀妈呀！我得赶紧上去了。”

章可凡一屁股坐在老马的办公桌上，冲着电话：“先说好了啊，找着主儿，安上井盖就算人情，打官司赔狗钱的事咱可不管。”

妙妙马上说：“那就行，那就行，找着主儿就行。”

凌风听完电话，站起身，跺跺脚将裤线震直，走到章可凡身边，操着充满磁性的男中音：“大少爷，井盖就辛苦你了。我有点儿事，先撤。稿子弄完了放我桌上就行。”说完踱出办公室。

屋里安静下来，章可凡四下里看了看，点燃了一支烟。

章可凡最近比较烦。他需要钱，他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感觉到

需要钱。前妻带着女儿下个月从新西兰回来，自己已经三年没见到女儿了，也三年没给女儿花过一分钱。上次见时她只有六岁，现在不知变成什么模样了，还能不能开口叫爸呢？该不会跟自己讲英语吧？一丝凄凉隐隐地袭来，他抑制住了，现在有更迫在眉睫的事。他那曾经是著名京剧演员的母亲上个月检查出患了胃癌，必须尽快做手术。从话剧团退休的父亲如今已经乱了阵脚，要钱钱没有，找关系也一筹莫展。章可凡最近一直在忙活母亲手术的事，已经联系到京城的一位专家来做手术，住院费医药费都不算，光专家出诊费就十万元。虽说母亲是市里挂号的老艺术家，也有医保，医疗费用能报销一部分，但那毕竟是后话。京剧团现在开工资都困难，母亲两年前的医药费还欠着没给报呢。章可凡对着窗户吸了好半天的烟，才拿起导播本，打电话。

下午四点多，妙妙在从家里回单位的途中接到章可凡打来的电话：“我跟你说了，这事还真难办。我去现场看了，井旁边找不到归属单位的明确标记，这一天打了二十多个电话，根本就没找着这口井的主儿。”

“啊？怎么可能没主儿呢？那是谁挖出来的呀？”

“鬼知道，天天挖，都挖乱套了。装模作样的，还当马路上那些井都有用呢，敢情也有聋子的耳朵——潜伏的陷阱。”

“那可怎么办啊？”

“别急啊！这不就为了让你有面子嘛，我把你们的社区主任给熊上了，连蒙带吓唬，说这口井在你们辖区，没人管就得你们管，你们要不管，我们就曝光，说你们不作为。好歹他们答应负责给安个井盖。”

“哦，那他们到哪儿弄井盖去啊？”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观察了，你们社区边上不是有一个废品收购站吗？一准有。”

“啊？那过两天不还得丢吗？”

“我说你明不明白事？这不就为了让你脸上有光吗？别人我才

懒得管！得罪人又不赚钱。我闲的呀？再说了，我都调查过了，并确实没主儿。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啊，别回去跟邻居们瞎说。”

“好吧。”妙妙要挂电话。

“等会儿。”章可凡调整了一下语调，将声音放柔和，“今晚上有空没？”

“这几天都不行啊。”

“明白了。”章可凡有点失望地放下电话。

第二天早上，凌风在《民生热线》节目中义正词严，播出如下内容：

“昨天有一位住在明达路的听众打电话反映说，楼门前马路上有一口井，井盖丢失一个多礼拜无人处理，致使自己的狗掉进井里失踪。就此事，本台热线记者可凡先与市自来水服务中心取得了联系，他们委派维修人员到现场查看后，表示不是自来水上水井；记者又与市排水公司和市政设施维修管理处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到场查看，比对了当地的排水设施线路图以及管线的分布，最后表示这不是排水井。他们还到井下查看，里面没有水，只有一具狗的尸体，经投诉人辨认正是他失踪的狗；记者又与当地的房产部门和网通公司进行了电话沟通，这两家单位也表示不是他们负责管理的井。

“在车来人往的马路上有这样一口没有井盖的井，其带来的潜在危险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这口井的归属单位，但是我们本着对听众负责的态度，急听众之所急，想听众之所想，积极与当地社区进行协调沟通，最后，明达社区答应为这口井添置一个井盖。”

凌风读完最后一个字，并不满意，愤愤地加了一段话：“我们不禁要问，一口马路上的敞口井怎么就找不着主儿了呢？当初是谁挖了它呢？这样没用的井在我们的城市还隐藏着多少？市政府相关城建部门有没有想过把它们都填上呢？我们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虹电台总监闫庆珍正坐在车里，听着凌风激动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幸好即兴发挥适可

而止了。

每天早上，闫庆珍在上班的路上，必听凌风的《民生热线》节目。这个节目让他爱恨交加。爱的是，《民生热线》是虹电台的名牌栏目，因为是舆论监督性质，以热线投诉的形式出现，所以上到政府各大部门，下到平民百姓都很关注。办电台其实办的就是节目，没有一两个名牌，总监终归会显得平庸，脸面无光。《民生热线》是给他长脸的节目。可是树大招风，因为大家都关注，主持人的言论就得分外谨慎，一句话说不好就容易得罪某些职权部门。偏偏这个凌风总是喜欢即兴发表评论，跟他说了几回也不见收敛。刚才最后一段话，昨天审稿的时候明明就没有嘛！闫庆珍想，幸好没有点名批评某个单位，否则自己这一上午又不用干别的了，指不定哪个大领导又打电话来谆谆教诲一番。闫庆珍心里明白，这个节目是与市纪委合办的，有纪委书记给凌风撑腰，他自然不在乎，嘴里痛快完了就完事了，可自己却要不停地给他擦屁股。闫庆珍不是对擦屁股有怨言，办个好节目，怎么能不付出点代价呢？只要老百姓喜欢，上面也足够重视，擦擦屁股又算什么呢？闫庆珍恨的是，这个凌风，对他的默默付出不领情，从来没有一句感激的话。而且总是自作主张，对他这个总监的告诫不屑一顾。那架势，反倒让闫庆珍觉得自己应该万分感激他凌风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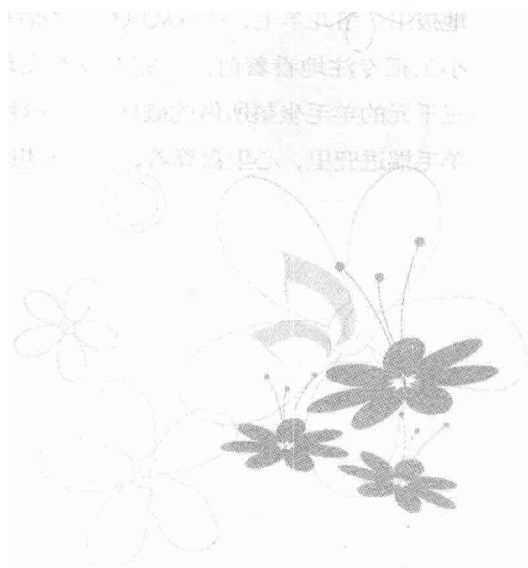
真是岂有此理！闫庆珍将左手伸进屁股下的羊毛坐垫里，狠狠地拔出一绺儿羊毛，然后从风挡上的后视镜迅速瞥了一眼司机小王。小王正专注地看着前方，完全没有发现闫总监在自己身后对价值三千元的羊毛坐垫所做的破坏。闫庆珍不动声色地舒了一口气，把羊毛揣进兜里，心里盘算着，一定要想法灭灭凌风的气焰！



02 台庆晚会主持人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

——（宋）钱惟演



闫总监来电话时，霍然正歪在宿舍的床上看书，迷迷糊糊就快睡着了。他的家在外省，大学毕业之后应聘来到虹电台，一直住单位宿舍，就在这幢大楼里。闫庆珍叫他马上到总监办公室来一下。

敲门进去之后，霍然发现朱笛也在。闫庆珍示意把门关上。“坐，别站着。”他背对着窗户，在逆光中理了理稀疏的头发，“是这么个事，台庆十周年，我们台要办个晚会，这事现在已经定了，赞助也有眉目了。初步打算啊，晚会由你们两个主持。”闫庆珍停顿了一下，看着两个人。霍然略微有些惊讶，朱笛却面无表情，直视着总监。

“朱笛嘛，老主持人了，以前也主持过大型活动，啊，经验很丰富，霍然你多听听朱笛的意见。”霍然慌忙点头。“你们是校友，霍然在学校不是就听过朱笛的节目吗？合作一定很愉快。朱笛你说呢？”

“这事还没最后定吧？”朱笛不动声色地甩出来一句。

“基本定了，基本定了。”闫庆珍略微有些尴尬，又理了理头发，“你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下准备工作。设计一个在现场和广播里都能放的版头，还有晚会的开场语，每个人都写一份，两个礼拜之后交给我。”然后转向霍然，“多请教一下朱笛，她当年可是你们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呢！哈哈哈……”

出了总监办公室，朱笛就直奔电梯而去。霍然有点儿急了：“朱笛姐，咱俩商量商量啊。”

“商量啥？还指不定怎么回事呢！”朱笛头也没回一下，进了电梯。

霍然无奈，转身去电脑间，想先看看能不能百度或 Google 到别的电台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开场语之类的，受受启发。不一会儿，章可凡也进来了，写热线回馈内容。一坐下就问道：“霍然你想不想买房？”

霍然一愣：“女朋友也没有，要房干吗？”

“瞧瞧，糊涂了吧？就趁着现在没有女朋友，没结婚，得好好快活一下。”

“没钱快活。”

“你小子，一天三顿吃食堂，晚上泡办公室，连网吧的钱都省了，

攒钱干吗呢？”章可凡调了一下座椅的高度，“现在主持婚礼出场费已经拿到五百了吧？”

“我哪儿会干那个呀？上次老陈的一个朋友结婚，非让我去，弄得手忙脚乱的，最后交杯酒的环节都给忘了。我都没好意思要钱。”

“上当了吧？”章可凡把键盘敲得噼啪响（霍然刚来的时候以此为奇，以为他打字超级快，后来注意观察才发现，章可凡其实经常打错别字，要么就是不停地改动写完的句子，他那噼啪之声里几乎有一半是在连续按删除键），“我告诉你啊，老陈这就是想占你便宜。是不是后来给你拿了条烟啊？”

“是啊。”

“他总搞这套，以前找妙妙和安娜，不是少给钱就是拿条烟。后来她们就不去，现在锁定你了。”

霍然一边浏览网页，一边饶有兴趣地不时瞟一眼章可凡在键盘上忙碌的手：“都是同事，又是前辈，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呀。”

“你得学学人家凌大牌，一口价两千，熟人五折——一千，够给你面子了吧？先打款，后出马。”

“人家都出名多少年了，再说他好像就指着这个赚钱呢，把主持婚礼当作主持节目一样上心研究，这个我可学不会。”

“常翠珊那两下子也总出去骗场呢，你听说过她那个主持婚礼的笑话没？”

“没有啊。”

“今儿哥跟你说说。”章可凡打完最后一个字，狠狠敲了一下回车键，然后一推电脑桌，将身体转向霍然的方向，“那时候你还没来呢，她当主持人没几天，她原来当记者的你知道哈，原来和我都在新闻中心。她这人啊有个毛病，一兴奋就语无伦次，乍一听滔滔不绝，细一听其实在胡说八道、驴唇不对马嘴。咱们前任局长不知怎么就看出她有才华来了，说，人才呀！临退休前英明地把她弄到这边当主持人了。那次啊，咱们新闻中心一女记者结婚，以前跟常翠珊挺好，她就给人家主持去了。咱们单位去了不少人，这常翠珊兴奋得，满脸通红，反正话说得倒是挺溜的，一句跟着一句你也

不知道说些啥，场面也闹哄哄的。但是最后一句，大家可都听清了。”章可凡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只手握成空拳放在嘴边，另一只手作小鸟翅膀微微打开状，清了一下嗓子，学着常翠珊的腔调，“最后，我衷心地祝愿今天全体来宾新婚快乐！”

霍然一跺脚身体向后仰去，将转椅推出去一米多：“哈哈，太好玩了！”

两人正说笑着，走廊里忽然传来凌风的一声怒吼：“凭什么我……啊？！”

章可凡一个箭步冲到走廊，声音是从闫总监办公室传出来的，但是门已经被迅速关上了。章可凡在闫总监的门前绕了两圈，似乎没有收获，转回到电脑间的门口，对着霍然：“看见没？大牌可不是谁都能当的，敢到领导办公室发飙不？”霍然非常配合地摇摇头。

“不用急，以后你就敢了，用不了两年，我看好你！”霍然一边坏笑一边夸张地点头，并不说话。这时，闫总监办公室的门响了，凌风气呼呼地走出来，拐进自己的办公室，狠狠地关上了门。章可凡冲霍然一吐舌头，跟着也回了办公室。

霍然坐在电脑前，一瞬间有点不知身在何处。网页已经习惯性地被他点到虹电台的网址，音频正同步直播着常翠珊的女性节目。她在收音机里的名字叫小珊，此时正在绘声绘色地介绍一种青瓜蜜奶面膜的制作方法，富于表演性的高调门，语速稍快。这个网页不知被霍然点开过多少次了，在师大西门外千年传奇网吧的某一台机器上，在同寝室好友高海东的华硕笔记本上，在远离此地九百公里的故乡小镇昌明街自家楼下的今夜不设防网吧十台机器的任何一台上。以前不是同步直播，听到的都是前一天的录音，遇到节假日常常不更新，一期节目有时候能挂一个星期。霍然就是在那些日子里熟悉了朱笛、凌风、小珊的声音。网页上有主持人的照片，霍然常常一边听节目，一边看照片，在心里揣摩着他们的性情。现在看来，自己的揣摩过于理想主义和一厢情愿。想到这些，霍然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在电脑间对面的房间里，闫庆珍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也觉得有

点可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有了独立的办公室以后，闫庆珍就有了观察自己表情的习惯。他把一面妻子淘汰了的小镜子放在办公桌左面第二个抽屉里，每当有了重大的表情转换或者冲突之后，都会把镜子掏出来，看看自己的胖脸。一边看，一边靠记忆重复刚才的表情，想确定别人在自己的脸上都看到了什么。他不喜欢这张脸，胖不是最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是白，并且皮肤细腻，一发怒就特别地红，即便微微有些尴尬和窘迫，也会迅速泛红，守不住秘密。他曾经为此事苦恼了很多年，特别是最近三年做了总监之后，甚至还委婉地请教过在虹电台做过嘉宾的一位皮肤科主任，问人家如何能够控制这种情况。直到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的脸红可能跟血液有关，才微微有些放弃的释然。这张脸在没发胖以前是很招女人喜欢的，闫庆珍想想可能也和容易泛红有关。男人脸白若从来不红，就如同京剧舞台上的曹操和严嵩，十有八九是阴险之人，让人不免心生寒意。想到这儿，闫庆珍有点自嘲地笑了笑，镜子中的这张脸明摆着就是很好欺负的样子，女人都看得出来。刚才这张脸又红了，嵌在上面的笨嘴又不知说什么好。闫庆珍有些羡慕凌风那张微黑的脸，你永远看不出来他肤色的变化，即使站在自己的对面拍桌子、大吼，依然面不改色。朱笛也有这个本事。自己比他们还大了几岁，怎么就学不会呢？闫庆珍把镜子扣在桌上，陷入苦恼。这个该死的凌风，还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敲门声响起，不及开口，章可凡闪了进来。闫庆珍不快地扫了他一眼，并不说话。

“头儿，还生气呢？”章可凡一把抄起闫庆珍桌上的保温杯，旋开盖子，“消消气，消消气。”边说边走到矿泉壶前续满热水，回身放到闫庆珍面前。

闫庆珍脸色好转一些，喝了一口水：“啥事啊？”

“这凌风也真是的，老同志了，却一点涵养都没有！”闫庆珍看着桌子，不吭声。“头儿，我知道你挺为难的。我倒有个主意。”闫庆珍抬头瞟了他一眼，章可凡顺势在闫庆珍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你看，俗话说，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十周年台庆，弄得怎